鐔墟堂摘稿

鐔墟堂摘稿卷之八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序六

贈大總憲張龍岡赴南臺序

聖天子御極四十二年飭厲百官洞悉群隱會南臺右都御史員缺廷推少司徒龍岡張公以名上詔曰俞從人望也其昔在吏部同公為郎後又聯署冬官於是行也蓋有感於省中之盛云夫都御史握朝廷紀綱紀綱紀綱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治蓋

自古重之矣我

太祖混一區宇建官分治首援考功令青田劉公爲御史中丞刱定章程垂憲萬世歷正德以後德興張公建安楊公進賢萬公朝邑韓公並以吏部郎駁歷中外晉掌南臺專前後相望今又得公往繼其任非天實宰之爲省中增重耶古稱紀綱重地非有風力者不輕畀自元政不綱狃於寬縱邪慝竝作天啓青田提三尺糾衺詰詭而百僚震肅威冠石室靈憲熙景洽幾二百餘年天下乂安四公各著

風稜有大節卒之承簡注為宗伯為司馬為冢宰

德望無愧於青田者未始不自振紀中葉之邇來

吏治淼淼靡矣上下相通緣為奸市日見法網疏

漏有不勝其可慨焉者幸

神聖乾綱獨斷輔佐協心綜核諸司名實無敢旁法為

利非振紀自効之會耶公居銓司飭躬實踐凛凛

守

天子守法及屢進列卿司坰牧撫鄖陽長廷評入貳司徒

所在暢仁敷膏惻怛元元油然如雨露之被萬物

也值殿堂重建

旨下工部增侍郎一員掄才以聞改公貳冬官董匠取石公宿山中焦勞夙夜輒忘寢食惟陳力殫忱期建

國家無疆之基不以身瘁少有所避却至告成績敘蒙加俸錄廕再起戶部晉陞今職焉非得於簡注之素歟夫部寺各有專職掌銓選者不得侵賦役職兵戎者不得越刑獄公隨事佮當為衆情所繫屬衷然足稱茲職總紀綱轉兩露為風霜而留都

所轄五方殊異豪右成市豈無敗官秕政巧逃天
憲可伸眉吐議率其屬而按之者乎望鍾阜裴拱
巖立有鎮壓乾坤之勢環視玄湖澄霽萬象並鑑
將必慨然有槩乎衷而青田章程自不待於求矣
鄭帝絃於臺中謇然挺風稜使中外無關政王路
清夷行將求茂
眷渥翊贊中興盛治詎柰四公名位已哉抑予聞之歙
出匣則光芒自耀琴鼓絃則音響必聞予初為郎
品題省寮即擬公為遠大器時猶在匣之劍未

鼓之絃公亦謙謙不敢自信也今果為大執法矣發硎協調行當目光若耳音響為省中稱大器也是期望者意

慶少宰朱鎮山重膺 殊恩序

嘉靖癸亥少宰鎮山朱公上疏曰臣衛遭際
熙朝叨吏部侍郎 考蒙贈封三代者其惟是臣父鵬原封刑部郎中嗣伯祖龍例應贈乃臣本生祖父
憲祖母劉氏不獲少霑
渥澤烏鳥私情頃刻不能安乞停臣并臣妻封移贈

惟

聖慈垂憫臣不勝大願

詔下吏部准贈如令蓋出於

特恩云某等與鎮山同年咸拊手忻慶乃嘆曰於鑠哉

此

皇上以孝治天下使咸知重本而作之忠者也今出自

制科者布列中外自一命以上孰不欲崇號顯列

推榮所生恥及計日累月得恩叙三代者不能千

百十一又何其希濶難遇也夫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嘗觀宋臣王文正曾祖黎陽尹祖左拾遺考兵部侍郎俱以文正貴累贈太師尚書令雖文正深沉有德首稱張詠榜中而祖父陰功直節所以濬發其祥者遠矣嘉靖壬辰
皇上策天下士賜甲第授職凡三百二十人方其會宴期集連鑣聯袂躋介於九衢者莫不以遠霄自待至今三十三年官京堂三品以上者三十五人以績敘者十人繼此待敘者僅僅數人獨鎮山以少宰首膺贈恩推榮於二祖及若翁夫豈偶然乎同

年文同鄉知朱門世德甚詳嗣祖號確夫東一公
長子也耿亮端方不苟同流俗嘗以贈都憲公及
伯祖都憲公誥命勒石樹于祀堂俾子孫世
頌君恩勉策忠孝其志行卓越類此弟號熙齋即
本生祖也性嗜學有聲庠序晚悟真機不務遂於
時好以貨起訓婺源善作人壽老于家而一念友
誼不忍兄無嗣知子美江公志趨高遠豊下有後
命嗣其兄可以對天日無怍也此其兄弟父子忠
孝相承累行濟美何異王氏祖父世德天欲昌大

善人門閭忍使碓夫以長子無後應需以秀議無
聞也哉故善慶之符演迤弘遠遭逢
今上繼天立極追崇
二聖徽號宏親親長長之化薰蒸四十餘年而使令孫
致位行道獲伸其夙願焉蓋冥冥主宰所以徵祥
如王氏者固徽而坊矣夫友之於義也錫愛而敬
其先人故頌之世德修之君恩俾勿怠勿忘以圖
愼志報也乎華視鎮山二祖若翁皆祖父行何嘗
交誼雖自揣薄劣不敢附李文靖何文簡趙萊公

張忠定諸賢而快覩盛際自不能不以慶王氏者
慶来門也矧鎮山居官端謹聲望藉藉在縉紳而
道協
聖明千載一時行將披鳳素揚休烈炳炳耀天下不羨
文正事業由之
沛恩雨於三江慰親雲於五老不羨贈如王門也哉某
等幸榜中得鎮山不勝忠定之忻慶而比類於王
氏世德使知所以雋
特恩而作之忠者果不易云

叙同鄉賀文

嘉靖四十二年五月鎮山朱公以少宰考績念若
翁封奉政大夫芙江翁嗣伯祖確夫翁例叙
恩獨本生祖澀齋翁以例格愀然若感弗可已具疏乞
停本身及妻封移贈
詔下吏部議上贈同嗣祖父母例凡江右同鄉在朝者
緝緝稱慶徵言于予予嘗泛觀於大江而得其槩
焉今章貢二水合流長波迤邐經吉州導豫章滙
于彭蠡沃壤斥原轉望無際而其源混混渟滀隱

于山下蓋遂乎其注深長矣吉州地幾二千餘里
文風甲江右其卓然著勳
將代者有若楊文貞王文端彭文憲諸大老俱以一品
贈封三代雖三公協謨贊治爲江右鍾靈秀而楊
自待制公王自運副公彭自吉清公奕世載德忠
厚一脉所以濬其源者遠且久也朱自先世都憲
公活萬人命東一公以遺腹子寔善亢廢宗長子
確夫慷慨軒朗不爲婞婭踞泥態以信義表鄉人
次即熈齋學求自得務實踐應貢訓婺源多所造

就以操行服士類人人稱爲朱氏一難既確夫無子而庶齋有四子伸爲美江公廣顙豐頤隆準方面一見知其享遐福也確夫以倫序嗣美江即如其所生庶齋董兄嗣雖割愛亦無難色此其孝友天植可以勵薄而敦厚也使確夫有賢嗣以伸其志矣而庶齋罔所表見豈勵爲善意耶故天於朱門世德篤厚其施遭際

聖天子御極達孝尊

親德教浹洽于宇內各甦然知本生爲重於是季子之

山以憲副督學貴陽發祥潛修家發鎮山又從而
光大之用能保鼇齊胥胄入貳冬官効忠
壽宮簡自
宸衷加俸錄蔭敘今官而曠典被焉溯源不有自哉夫
盛際難期殊榮鮮覯明興二百餘年環大江之西
階侍郎以上者一百四十餘人不及績敘者十之
三四其間有承恩爲人後格本生祖父母者相沿
至今自鎮山有此疏也發自天真無所懾沮較之
從前臣子拘泥於制而莫以情聞者其識度過人

遠矣自疏上

報如今則歷代

聖謨從此以廣鎮山能不思

上之所以曲成乎己者圖報於其後乎矧鎮山文章德

業蔚然負天下之望茲感激

殊榮陳力任重要以樹不朽之業媲美三公無疑也由

此屢晉崇階加贈至於一品駸駸有待而求二祖

若翁之流光者不無彭蠡同其深長也耶風及吾

鄉凡爲人祖父者得於見聞相率勉爲孝友以施

于子孫固有朱門啓之矣謂諸君之緝緝翩翩也

徒曷義已哉

皆山堂錄序

皆山堂錄者司空沃洲呂公錄呂氏文獻也新昌名山甲越州以天姥沃洲爲眉目呂自宋宣和時有諱誠者守集慶府死金人之難詔錄其子諱億者補大理寺評事隨宋南渡徙居新昌西山而居始擅其勝以後乘時攄忠樹勳中外者九四十餘人而司農卿尤以直節著其高蹈潛脩如龍巖結

盧足以植人紀厲頹風不可槩述至元族派繁衍
自以家世宋臣無一人仕元者遭逢
聖祖混一區夏各以才奮於是孝行若小齋經術若山
龍科顯名徵辟科貢者繩繩相紹迄正統間有贈
江西僉事諱存政者因名其堂曰皆山志地靈也
貽及憲使恥齋司馬甲軒諸公茲振德業至今又
光大於司空公足為堂重是雖名山毓秀鬱閟數
千年若有所待而忠節之報自他有耀者蓋亦天
之所相云夫祖宗創居寔貽子孫無非為久遠計

而爲之子孫者不能世守皆不得爲重本況忠孝
爲吾人廣居與名山並峙即祖宗所貽立門戶者
也忍忘其前休弗思纂紹巳耶司空公居素負山
爲莊築室奉娛封君芝山翁無愧龍巖小齋貞操
及列御史累進臺省攜萬物一體之學爲
天子分憂何羨司農司馬之忠直茲懼前聞散佚搜綸
綍所頌及宋與
本朝名卿鉅儒褒頌先德者俱彙次成編首誥勅次
詩賦序記碑銘凡若干卷俾世珍藏之引聲光于

無窮是重其本以屬其身不徒稱爲肯搆而已後之子孫登是堂睹累世忠孝大節宛然如在則不必覽天姥沃洲諸名山而千巖競秀爲王逸少謝安石李太白所棲息游賞者不盡得於錄中耶予與司空同壬辰榜進士又同寮知其忠勤於
天朝也自紹先德始因序次之使呂氏苗裔益思振拔庶山因堂而增高固不止於今日云

慶大司馬李克齋六十序

予嘗讀周書至命畢公保釐東郊終之曰成周建

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用如是知大臣出爲世用
樹無窮事業要在重根本之地培元氣奠丕基不
徒隨事奏能就一時之功名而已我
明肇業金陵比周豊鎬淮泗圻畿内
皇祖陵寢在焉有同豳岐其根本所係較之東郊爲何
如也往嘉靖乙卯以來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遭倭
奴擾吳越一帶入犯淮揚守土者無一人敢嗚鏑
當其鋒
天子集群策起克齋李公以都丞秉鉞其地卒收已未

廟湾姚蕩之捷江以北安枕者數年及留都驕卒失馭戕害大臣公時佐本兵不煩尺鏃先機獨斷擒首惡散脅從卒定反側於呼吸間此功業所著卓卓在人耳目既召公自南徑卒無所忌憚日傲大吏蕩無法紀甚且以悪終不徒始頑民之怙侈滅義而已所賴於保釐者詎後東郊矣乎東郊當政由俗革之世靡風未殄畢公能正色率下旌别淑慝以德義爲訓固封圻康四海爲周社稷臣留務自設參贊以來一百二十餘年紀綱具在近一

二省猾稔禍滋橫而當事者各有混貸爲自全計

遂覩僻難解賴

天子聖神遠覽采公晋大司馬特勑保釐何異畀公之

任公不畏其難而不敢爲亦不易其事以爲不足

爲摧風采秉德義申宣

天子威靈曉然示不可犯又摘發倡妖邪煽惑頑民者

奏聞寘之法俾克畏慕如障積水不復噴沫是威

望素著固足以彈壓其邪心而不剛不柔圖難於

易得於畀公者亦宏遠矣夫功在國家者其獲天

必厚而垂裕益遠畢公功造成周上格于天故天
純佑使之弼亮四世至今百世之下凡讀周書慕
其休烈口誦心惟如摳衣於一堂以功德耿耿如
在也公負宏才強力任事以其身排大難固邦基
譬之揭日於中天爲萬方所共睹况同鄉後進得
於祗服之久者乎今嘉靖癸亥七月二十八日公
夲旬初度合溪萬君等請予詞以慶祝予謂公
之勲德爲天所眷使賢子龍躍豹變焯有明徵而
精神強固知慮淵濬由此躋畢公壽筭無疑也以

畀公之壽弘弼亮之業為後進所依歸固世世有休光矣異日江西多才杰櫛比鱗萃孰非公開大之貽耶昔人謂廬山為江西之望慕其高者難陟其巔公如廬山在望固難為繪頌而不朽之業與廬山同其峙者已為宇內所屬目矣是頌者意

慶　誥封太子少保户部尚書鳳岡高翁序

今天子御極四十二年宮保大司徒清苑熙齋高公以

三載奏績蒙

恩封若翁鳳岡如其官於是御史大夫章丘張公而下

忝銓曹舊寮僉屬禮以言慶予常由涿郡道樊輿以南見山川龐厚明秀故人生其間多質樸有遐福及稽故實明興二百餘年清苑一郡果時膺庸蜚聲六卿自何司馬以來凡二十餘人號稱多才而以宮保封者獨於高翁見之夫豈偶然漢儒論福極有二曰王澤曰德徽謂天欲昌人國家輔賁令主必生厚養裕施者以基名卿翊康運而昔人之所以獲佑於天也亦必一念靈根祗畏明命是為造物之垣蓋裒益自昔者有若此我

天子握符守內延祚萬年與上世皇王比隆國天監我
明付以中興之大業抱而運國所需屬予部非心懷忠
蓋有計才者難稱其任其所以篤厚於翁者熙齋
司徒之猷適值熾隆盛龠昌而公之出處合道盡自
心天不足以凝其休耶予輩交熙齋因聞翁素履
甚詳方績學爲弟子志存經濟名翹然起廼屢試
竟弗第又之援貢爲太學生儲育日深又弗第後
熙齋官吏曹例得推封翁謂家國廩育十餘年
未獲圖報尺寸不忍就封竟謁選令霍丘至則值

歲歉加意撫字輕賦徭省刑罰節浮費懸流亡復業者輳集監司交賢之上治狀一日閱邸報太廟覃恩許廕齊任太僕寺少卿可推封輒自念曰吾不負霍丘民可以明吾志矣其未竟者有吾子在越宿移家參佐竟歸就封以後加封侍郎遂晉今封云說者謂翁澤霑一邑聲實已著使少竢焉可進一階由此屢進顧不能樹勛庸耶乃飄然棄職就封如釋重負亢斯志也豈逆知其後有宮保封耶而天終相之使何司馬二十餘公不能得之於

父者而翁獨得之用能使熙齋殫忱竭慮淸國儲
裕邊計宇內盡知高司徒有巖君在焉是翁之未
竟其用者已灼灼見天下矣翁年六十有四而
熙齋僅及艾期遭際
天子萬壽無疆隆以股肱之托駸駸未已其所以翊佐
中興與郎山易水同其高深不照映今古也哉予
誼義屬通家特敘述之爲世運慶匪直爲羨慕之
私而已

贈同鄉劉子元歸省雙親序

南京大僕寺少卿劉君子元入慶

萬壽聖節南還念若翁節齋大夫暨若母郝宜人遠違

年久憮然有懷欲便道歸省繪壽圖求予言侑觴

予聞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皆天性固有不假

外鑠自世衰風替民不興行往往有遺其親後其

君者豈其性固然耶其父毋所以教之者非其道

也節齋嘗以宿學教吾豐褆身引誼動以大倫迪

諸生及遷國子學錄以教吾豐者教胄子爲大司

成所器重久之司刑雲南知滕越同守麗江郡凛

凛守

天子法使荒逖邊方咸登禮讓所在有遺愛立碑慈以

毋老投劾歸養雖撫按檄留不能挽是以忠孝自

律而子元得於漸濡者非一日之積矣今以同鄉

跋涉數千里入覲

天顏同在朝臣工虎拜舞蹈祝

聖天子萬萬歲壽嵩誠循就日不知其為遠且勞者茲

又跋涉數千里來傳歸貴陽至里門下車步入家

展拜雙親愉愉見于色里人觀者嗟嘆羨賞遍相

誦述非顯節齋忠孝之報耶自昔壽親者多取類
獻桃慶壽爲祝詞雖事近於虛而心切壽親猶之
頌南山而擬東海者也然節齋夫婦以立身行道
教子元令雖養素林下喜聞朝廷事子元陳實錄
于庭修
君恩進而言曰
聖天子乾綱獨斷朝政清明大小臣工毋敢以賄進有
一木一節可錄者雖遐僻不遺充憫恤元元須御
藥療疾出内帑銀恤邊陲拯流莩四方有奏水旱

青以者下所司編通須即堯舜之傳濟何加焉今震夙秋臨隱隱南極現彩如瑞靄蓬萊蓋三靈協佑逾堯舜之壽以歷萬萬年不啻也節齋夫婦聞言踴躍北向稽首曰萬歲萬萬歲其自幸沐太平休澤為何如也既而檢行囊無官中物細詢司工曹貳光祿太僕居官狀子元自具悉無敢速官謗又將慶有子克成其志育感無所累自足以湛性貞增紀算矣及省畢辭庭幃即平生所欲注措及道途得於見聞者與節齋商確其得失遇有重大

之任悉敷之實蹟則崇秩褒封駸駸方隆孔聲光于無窮使貴陽山川益增其高深此謂顯揚其親較之擬似爲壽者不亦切於子道也耶於是子元拜手謝曰善哉壽親以道不以文敢不益勉忠孝求副於斯言云

椿萱茲茂圖序

予自丁未歲以吏部郎佇要人謫天雄捧撫按檄脩真定郡志有成安庠生諱紹先者耶仁軒也攜子受遠從予學時年方丱角英敏不凡授爲學作

文指要即了徹又轉授其弟子齊每督學使者按試伯仲輒聯名伏一郡後仁齋貢入太學待用伯仲亦因秋闈上京謁予叩所造益深邃爲遠器竝荐秋闈前後取進士官戶曹至是思仁齋暨母氏劉俱年半百繪椿萱並茂圖求予言歸慶予謂天之生才何地無之而英華抑蔽往往淪棄草莽不獲爲盛時庸以父母不知所以成之也使有父母成之矣而爲子者不能砥身行道建立勳庸亦何以成親之名於不朽耶洛州自晝野以來獨稱侍

御李公炳門第最盛方李公起自甚貧其子文靖仲方未遇時如韞石之玉初無定價可稱也獨決其為公輔器延明師教之雖其心切成名而罄度亦過人遠矣仁齋祖父崇忠亭及兄三人皆力農不登仕籍獨惕然於所以光其宗挾冊從師距家十餘里身負米炊爨不憚勞久之克邑庠列高等食廩屢試京闈弗第曰三子有奇質乃名子受曰可教名子齊曰可賢名子承曰可以朝夕課治世業不遂座登劉亦知大義躬紡績以佐其勤較之

李公夫婦期待文靖兄弟異也然李公雖以公輔期其子而自効於宋室者亦多勞勩致蒙宋太祖奨擢侍御蓋厚於望子者亦不輕於恕已也仁齋有子伯仲舉進士成名矣季又儲育俟用迺不愆資

朝廷作養恩期臨民自效則李侍御之勞勩當身致之而諸子求所以爲文靖者可但已耶夫孝於其親者必不忍役于其君文靖居位慎密動遵條約爲國家遠圖仲方亦以文學務吏治所在稱職用

能勳著昆銘澤溥列藩餘慶延于後裔先顯侍御夫婦名流至今不徒爵位之盛而已子受伯仲當發硎之初同司錢穀潔已清弊源不厭米鹽事人人卜其為遠到之器舉平生所學隨處注措之求實效行將揭揭振天下無愧文靖事業而高其聲望者推本所自曰有賢父賢母則臨洺一帶將擬盛於李門猶之玉崖崑巖鳳振丹炎蔚然為世所快覩也詎同椿萱並茂於一時已哉於是子受肇合詞請書諸圖求朝夕警惕無悖於顯親之道云

慶雙壽榮封序

廬陵王君道充以太僕寺少卿考績蒙
天子推恩封若翁復齋如其官母劉爲恭人於是掌寺
事羽泉劉公等相率求予言侈
君恩敦交誼禮也寔末文竊聞歐陽文忠爲廬陵之望
其言曰畜德不施貽于後世其施愈遠謂天厚積
善之家非發跡自身不盈驟盛已也必舒徐泓演
寖明寖昌顯著於子若孫者蕃耀無窮辟如深山
喬嶽蘊氣龐厚融液有沃澤肆所產之木日茲歲

皆用能成巨材蔽雲霄爲廊廟之幹而山嶽於是益顯其靈異予自癸丑見道充和而毅文而好脩舉進士選中秘書閉門研墳籍印正于心不與世降趨居諫垣僴僴識大體罔擬氷蘗隱曖事汚人名節今司收政秉心塞淵動關國家至計予恒以爲棟爲梁者望之也及訪其家世晉稱復齋爲廬陵邑庠生以學行稱事父鈍齋及母劉氏盡孝道無緣節撫伯兄遺子如所生爲婚娶教迪以責其成他如脩宗祀續族譜築學舍廣祭田纂集先世

遺文并均水利恤貲解忿種種皆風化事刑及恭
人內政并井薰爲雍睦宗隣罔不高其誼至推所
學授三子惟令求自得務實踐爲道充爲顯官每
貽書惓惓以清謹律身忠勤報國爲訓居素日督
家人力畝畝足跡不入城市雖屢屈秋闈閱而未
章其二念厚德所以爲植子之地者蓋深且厚矣
故慶澤流衍膺茲休徵伯爲道充撫然特治世具
以幹
帝室仲文煒育于國學季文燈育于邑庠施及諸孫俱

蒸蒸侯用不世顯王氏乎哉夫疏榮之典渙自
大庭而服寵之光必歸於其親所以勸爲善也廬陵
重詩書弦誦之聲閭閻相望求其教子成名以其
慶封卿寺者千百中不一二見以承籍無其基耳
自復爲夫婦以厚德徽諸子孫教命服有以敷賁
乎草木行將以朝廷榮也者責之子夕勵日警求
無替于其後道充幸庸其身而録父母之教也又
將懷
恩荷亟陳力報

主上而遂身弟忘則崇階峻秩晉錫可待由此而屢封

本支也環盧陵四境得之見聞而激於其衷者孰

不爲植于地求所以格天凝休也哉羽泉諸公素

以風教維世茲與道充同僚錫愛而徹其親譽其

賢非徒侈

君恩亦以信天道也因發明文忠之言代致頌私使知

棟梁之幹果不爲徒産也已

贈王白崖副楚泉序

今各省設按察司自副僉以下並佐使廉訪激揚

紀綱百度凡以弼庶五教銷奸慝返逆世典憲者
不職本末動以獄情微曖一切深文峻入不足以
洽化糾違於是法禁日滋言弼教者溺其職矣白
崖堂君學行著金谿而父事兄于視遊足爲風化
倡已心切慕之及令碣山潔已裁費不輕役一民
惓惓以正倫理爲先使民知興行戚微擢御史
先後奉勑按兩粵貴陽持三尺警文武吏未繩輒
肅後以資深巡視京營汰償帥革虛冒揀精銳隱
然爲干城重茲奉

天子命副憲湖廣非以弼教之風望之耶昔陸文安公
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即為酌
情决之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状以
厚風俗凡荆門四境無不孚化吾鄉周文忠公稱
其為躬行之效以文安本三代直道之心待荆門
也今湖臬蒞有全楚故疆雖上沃民剽易犯法其
心重倫理親德教即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猶
不可以身率之乎白崖生長金谿為文安鄉後進
於義利德刑之辨素晰不淆誓以文安治荆門者

治碭山而碭山之人懷白崖無異荊門懷文安夂以文安所以敦倫紀者推之巡兩粵按貴陽視京營而文武大小吏心服乎白崖者又不異於碭山之人之心使推之秉憲於全楚則全楚之人之心雖質之兩粵貴陽京營可通也蓋異於昔日荊門之人之心乎矧文安知荊門當宋室南遷賊須後重上有大吏催督之而文安敦自身先不令而從玆持憲以往所除一十五府三十一衛遭逢聖明龍飛玆土大孝明倫揭示三綱如日月麗天非宋

可比擬其萬一特而眺鄂渚稽古籍誦紫芝之記求所謂囹圄晝閑桁楊不施者是何教化所致又耶文安舊政惕然思曰荆門山川如故者有文安治之則知重倫善俗而今不古若者其失安在及闢公聽軍民畢集聽讞望訴甫閫皆下有涉人倫而可毀狀者難一一諭釋又悅然自訟曰昔文安受成于此地吾如嚮教者愧文安而靦然在上使有賢守令如文安治荆門者其何德以臨之由是檢點身心即印正於幽獨者注措於公廳固不必屢赤壁

之賦繹岳陽之記搜石鼓之文自得其所以三代直道之心矣以三代直道之心臨全楚先倫理後法禁於所屬有如文安厚風俗者特加敦禮風厲閭閻其淫刑以逞爲民蠹賊者繩之不少貸則楚人得於學化者相率改心易行自無狀可譽日趨於禮樂之域而不知爲之者又不幾荊門重睹文安而已異日政徹于朝予雖學愧胡文忠尚當歸白崖躬行之效爲同鄉有人頌

贈行人朱道元歸壽雙親序

行人朱道元出使汴藩一日持軸謁予曰朋求父諱璥號玉峯於弘治戊午舉于鄉越壬戌取進士今朋求亦於嘉靖戊午舉于鄉越壬戌取進士因題曰桂杏同科又吾母並壽踰八十在堂因題曰椿萱並茂繪爲一圖茲奉

命使汴藩得便道歸省乞吾師一言持以壽吾親可乎予曰可哉子知靈椿一株老而桂五支芳者乎知則知所以壽汝親矣夫天生品彙莫不賦以生理能不撥其本根則天者以全而所發自盛大椿其

幹端直以八千歲爲春秋豈能孤秀自拔而祥徵宜男椿貫四時青青不改柯易葉至秋送天香飄雲外杳爲東方歲星之精迎春拆紅采類凡品是花卉之能垂蔭吐馥者以生理具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理本直能者養之以致福足以享遐齡昌後昆循之老幹凌霜天龍闢日豈從外得也哉燕山竇諫議有直操積仁累義上帝爲之增壽數紀佑五子並登第爲顯官於是昔人誦之取况於靈椿丹桂云予嘗同理與化郡闔郡人領三峯翁

知郡事甚悉翁性質直有勁節憫恤小民如子見貧窶下户爲勢家淩轢若陷水火中毅然以身援之不輒郄及勢家恃與援撓翁翁飄然長往雖士民追挽之已不可迹矣以是郡人思之爭爲立生祠歸家臥一室與鄭宜人以禮閑家井井不紊敢宗族以睦走人所急惟恐後先砥廉隅終身不輕謁有司鄉人俱高其謀令素行昭格爲天所佑同鄭宜人年踰八十如椿幹萱根梃秀不老又使其子道元送桂香吐杏紅悉如翁科豈不謂翁以直

道不顯而食其報於後裔者歟語有之無是父不
能有是子又云苗裔繼於後雖盛弗傳嘗謂議賢
又得諸子正直立朝有以成桂之芳於是靈椿之
名益著天發桂杏之祥於道元家
天子除行人勑使汴藩允以宣上德達下情也古人出
使類以不遑父母爲憂今
聖恩如天地曲恤臣下容便道歸省時新春屆臨翁夭
婦坐中庭道元酌椒酒上壽翁問初第若何謹對
曰初宴杏花園翩翩少後矜才爭妍而獨立東風

者有幾人堅翁守杏壇之訓不負曲江盛典足矣

又問居官若何謹對曰世人趨金張門競春華一朝秋風槩列豈能久存兒願守桂根不移大人舊幹庶青蔭亦可託矣翁夫婦喜有子能養其志百憂盡忘固足以願天倪享晚福及嗣翁還朝舉道途得於諮諏目擊者與翁商確其得失據實上聞有以契

聖衷定國是畢日握大任重撤勳業於宇宙又不徒洩桂杏之珠英而已安知朱氏椿桂不與竇氏並傳

也耶予昔知翁於與化今道元又出于門下則顯侯者之有後豈其無以司之乎

贈總憲呂沃洲撫雲南序

滇南爲徼外夷地入我明始列藩省齒中土歷正統九年地方不靖先後遣侍郎楊公寧侯公璡叅贊軍務於是有文臣鎮撫至天順元年裁革會成化十二年夷獠爲梗廷議設少司徒三原王端毅公巡撫尋晉右都御史以後八十餘年撫臣相禪未有以部堂往者今少司空

沃洲呂公晉右都御史出鎮循端敎公故事謂無
神理爲之樞耶夫天下大勢如人一身善養身者
非徒順性徐和去腹心之疾已也必營衛四肢使
血脉周流不至有邪氣之奸甚或一二指橋不可
屈伸則擇良醫治之庶無大腫爲病滇南視中國
譬則四肢也其棘鳩徐慓𩦺毒獷號爲蠻種類非
一猶之邪氣易以奸人者也而輯圉奠危弭患於
未然非折肱稱良者不足與語此方成化初年守
土庶職撫馭失狀致羅風復熾恣行干紀無忌端

毅知不可以甝結遺息絕之也貞憲肅百僚樹之
風聲疏罷中官私市誅求使四境晏然獸心頓抶
是西南之隱疾賴端毅而始瘳承平日久紀法墮
弛文武百執事後志於冊鉛者比比而是致諸蠻
離心時時竊發不能一歲救寧此其為病有類夫
瘇苦痰盭恐不止於成化時事而已今恭逢
聖明御極審時更化優公以崇秩非甚宜紹端毅之風
裁耶端毅嘗疏云昔交阯失馭致一方陷沒騰衝
之與致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有甚焉蓋言滇請

雖係四肢動關腹心其所以毅然為營衛計不以

利害阻郤者所識者大也故宜聲聞天下而參贊

留都入柄銓府未始不自此基之以公爲御史巡甘

肅按三吳督京營侃侃陳素無非爲善叟遠圖及

歷列寺督留儲掌廷尉佐司空所在以身任事保

護

國家元氣茲仗鉞遥臨訓厲百官禁豪猾戢侵牟輕

徭薄賦導之教化辟之按方治療一以補脾為先

則久痾之萌悉復元氣環昆明一帶漸染於衣冠

禮樂未無矛叙相持爲患由之捍吐蕃控交阯極伽陀黔巫所至皆知王化可親而中國之勢益尊是即四肢調和而腹心亦賴之以無恙矣他日風裁聞天下與端毅相望後先而重大之任行將及之詎名標嵩盟血食箕蘭已哉予與公同年忽壬辰榜中官二品以上數公僅五人而公作南屏又不徒如予輩之尸素已爾

壽大司馬許默齋七十序

河洛爲天地之中其賢相以韓國富公爲首稱方

韓國在宋室入贊萬機出綏四方毅然以天下自任有社稷功而遭讒搆屢進屢退不能久于其朝及守司徒歸洛與高年十二人燕會以齒敘於是知韓國出處有道足為風化重矣明興二百餘年言世臣者咸推歙靈寶許氏自襄毅公屢經挫折不變塞卒為名太宰生八子如莊敏文簡二公皆起自謫廢官至司徒少保掌賦留都參謀黃閣至今默齋公又以大司馬繼之非世濟其美為河洛所鍾洩耶公初任禮曹上九邊圖論陳要計有宣

威沙漠之志又之撫順天養病起鎮山西召貳本兵提督京營會虜犯宣大戒嚴以言官論薦
勑總督其地屢建奇功荷晉秩叙蔭加青宮大保入掌本兵事尋以大同右衛被圍回籍未幾虜犯遼薊事勢孔棘又以六科僉薦再起總督軍務屢挫虜鋒貞安幾何蒙
賜勑褒獎給一品封典尋以徵調靡費閑住此其事視韓國屢進屢退奚啻異也夫大臣出處關天地之氣運求其不可朽者為後人法程而已嘗讀襄毅公

在朝與大原司徒周文端公十人為竹樓會說者
謂朝制清明士風忠厚猶可想大老典刑今公歸
洛已逾三年而洛社風景依然如舊討甲子二月
公壽屆七十初度雖未躋韓國之年不下大中龍
圖二公時春日融和奇卉名花灼灼於洛水上下
類足以寄逸興其守官茲土豈無尊德樂善如潞
國為之倡凡在洛縉紳隱於大室嵩岱之間豈無
老而賢者如齊激言肇其人年未及七十卓然須
時望如溫國者亦或有之乘此倣韓國勝跡集諸

耆英服野巾褰以爲聚會飲酒賦詩怡樂餘年風示河洛後進興其親親長長之心固必有善於繪畫圖形傳世者矣他日附襄毅公竹園會景爲一集使後人慕之書韓國耆英會並垂不朽則河洛益增其勝詎老韓頡頏流連晉林已哉抑予聞之

大臣於

國家義同休戚韓國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及年八十猶手封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後卒不忘其君潞國倡會巳年七十七及逾九七猶起平

章憲國重事公世受

國恩審觀天下之勢有槩於中可擬韓國自靖而未

竟才猷又爲天下所屬望安知不循潞國故事耶

獨愧某忝通家叨冒朝列不獲效王宮徵寓名

其間因寄此侑觴以志慶慕之私云

賜勅褒奬給一品封典尋以徵調縻資閒住

鐔墟堂摘稿卷之八終